

# 萧乾文集

10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 萧乾文集

## 书信卷

傅光明 编

10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特邀编辑 铁 流 费淑芬 邬 明  
严麟书 明 懿  
责任编辑 张德强 曹 洁  
封面设计 张妙夫  
责任校对 王蓉蓉 孙旭明 许红梅 蒋 莉

---

## 萧 乾 文 集(十卷)

傅光明 编

---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 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  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 
开 本 850×1168 1/32  
印 张 139.5  
字 数 3263 千字  
插 页 60  
日 期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 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-5339-1104-0/I · 1016  
定 价 240.00 元(全套十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在上海探望老友巴金（1990年）



与夫人文洁若合译《尤利西斯》(1994年)

## 本 卷 说 明

本卷为书信卷，辑了萧乾致五十八位受信人的书信三百九十一封。绝大多数写于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，少量的写于五十年代，1949年以前的书信仅收录了两件。

全稿以受信人为单元，按写信时间的先后排列。个别未署日期的，则根据信的内容，参考印证资料推算，插入适当的时间段。

书信中涉及某些具有特定涵义之处，均据有关背景材料，列为注释加以简单的介绍。

《离歌唱给文洁若》是萧乾写给夫人的一组家书选辑。信前附辑了文洁若的《受信人的话》。

浙江省新华书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 310006

（杭州）

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（杭州）

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1996-0/I · 1881

240.00元（含邮费）

（杭州）

（杭州）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致巴 金 .....      | 1   |
| 致鲍 霁 .....      | 65  |
| 致冰 心 .....      | 76  |
| 致陈布伦 .....      | 78  |
| 致陈贤茂 .....      | 87  |
| 致丁亚平 .....      | 92  |
| 致董延梅 .....      | 95  |
| 致电视剧艺术委员会 ..... | 100 |
| 致傅光明 .....      | 102 |
| 致符家钦 .....      | 112 |
| 致葛昆元 .....      | 141 |
| 致古 华 .....      | 149 |
| 致胡 适 .....      | 154 |
| 致贾平凹 .....      | 156 |
| 致金介甫 .....      | 159 |
| 致劳 荣 .....      | 163 |
| 致李 辉 .....      | 179 |
| 致李济生 .....      | 193 |
| 致李 今 .....      | 230 |
| 致李全安 .....      | 232 |

---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致李小林     | 238 |
| 致林承璜     | 241 |
| 致林海音     | 253 |
| 致林 湄     | 255 |
| 致刘柏丽     | 259 |
| 致刘德伟     | 270 |
| 致刘 麟     | 287 |
| 致柳 杞     | 293 |
| 致罗宾逊     | 296 |
| 致陆大声     | 299 |
| 致卢豫冬(宗珏) | 303 |
| 致马小弥     | 317 |
| 致毛智汉     | 322 |
| 致孟伟哉     | 324 |
| 致秦鹏章     | 328 |
| 致秦人路     | 335 |
| 致秦兆阳     | 338 |
| 致蓉 子     | 340 |
| 致宋致新     | 344 |
| 致屠 岸     | 356 |
| 致王 火     | 360 |
| 致王嘉良     | 367 |
| 致王笠耘     | 371 |
| 致王 曼     | 377 |
| 致王子野     | 381 |
| 致伍集成     | 386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致许伍权 .....          | 387         |
| 致香 香 .....          | 391         |
| 致《新文学史料》主编 .....    | 394         |
| 致徐晓钟 .....          | 396         |
| 致严家炎 .....          | 404         |
| 致姚以恩 .....          | 408         |
| 致杨 起 .....          | 415         |
| 致杨 蔚 .....          | 420         |
| 致周承周 .....          | 423         |
| 致周健男 .....          | 425         |
| 致朱子南 .....          | 431         |
| 离歌唱给文洁若(家书选辑) ..... | 439         |
| <br>附录 萧乾著译书目 ..... | <br>461     |
| <br>编后记 .....       | <br>傅光明 469 |

致 巴 金<sup>①</sup>

## 1.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

巴金：

你的短篇写得如何了？念念。读了杨朔《三千里江山》，特别想到你在写和将要写出的东西。朝鲜这首史诗定需要用你那样深切的爱，火样的笔来写的。

我的电影剧本已开始写提纲了。2月1日在电影局开剧本会议，我得在那以前写出来。大约在这会议上可以决定它的命运。我从来还没弄过这么大块的东西，有二十几天真是苦极了！寝食不安。最近才安顿下来，有了些信心。这东西本身是感人的，目前担心的，还是人物的塑造。

电影剧本完成（通过后就写，我想一个月可以写成的），我还想把它写成小说，因为电影脚本对我太生疏了，而且限制太大了（一切全得形象化，“抒情”不得）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很大便利——三个月基本是写作，这不但是这三年来唯一的一次，也是写完《梦之谷》以后，一直没过过的集中的创作生活了。这一段，对我有很大价值。我又恢复了写作

---

① 著名作家，著有《巴金全集》20卷，译有《巴金译文集》10卷。

的热情，想象力又活跃了些，对理论因而要求也大了些。

这期间，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了些苏联小说译稿，《布洛诺娃的故事》（“平明”有了译本，对吗？）、《百万富翁》，目前正在看一部五十万字的。这样集中地读文艺作品，也是很久没干的了。

杂志<sup>①</sup>还没日期——甚至影子。听厂民今天说，靳以到过一趟北京。朝鲜收获一定不少。

一时不来北京吗？

敬礼

乾上

1. 15

再者，你能请“平明”在年前寄我一部分版税吗？搞电影以来，没写稿，有点小饥荒。能在月底以前最好。

胡乔木同志写信鼓励从文<sup>②</sup>写点历史类的作品，认为他能写，适宜写，从文仍在踌躇。如写信，盼为他打打气。

## 2. 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

巴金：

你的病好了吗？医院进没进？彻底治一下确是办法。我的年过得不错，很热闹。还去看了趟汝龙，他坚留吃饭，两人差点把衣服扯破——我因还得去看别人，终于还是去了。你寄来的书，都收到了。其中《醋栗集》重了，所以寄回去，收到了吗？如果有那本新出的《文学大纲》及傅雷的《卡尔曼》，望寄我一册，因我去市场买了两趟全未买到。看到××他们都在“平明”出书，我愈觉得××的那个提

① 指《译文》杂志，当时正在筹备中。

② 即沈从文。

法<sup>①</sup>不妥当了,因为书店不能与一般工商户相比。我如有译作,还是希望给“平明”。这是后话了。我目前在为《人民文学》赶一篇《菲尔丁<sup>②</sup>论》。你一到上海,自己感冒着,就先替朋友张罗买书的事——买定了,才躺下,很感动,希望你一气把肠胃治好。颂

双安

乾 2.9

### 3.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

巴金:

电报收到了吧!我们改变了纪念梅里美<sup>③</sup>的计划,打算请马耳把《卡门》全部译出,比从全章割选几章好些。因此,不必同傅雷接洽了。

你怎么样?病全好了吗?梅韬<sup>④</sup>说你很瘦,气色很坏,希望你养好了再北来。

我和梅已签字分手,但生活还暂时在一起,而且反而相安无事,彼此很体贴了。外人不懂,其实这说明我们做朋友够,做夫妻不够。

她托你把她的表带来。她还说,有些我的东西送你那里去了,我也弄不清什么东西,反正凡是对你有用处的,就请你留着用吧。

你的款子,等你到京后即还。

敬礼

乾 6.23

---

① 认为巴金不应搞平明出版社。

②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。

③ 法国小说家。

④ 萧乾的前妻。

## 4.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

金：

看看日历，你快回来了。在朝鲜那高地，你还不忘记鼓励我译《马克·吐温》，真是感激极了。你走的这几个月，我没有忘记夏天你劝我的话。工作我觉得还踏实，生活也在走上轨道——而且不是罗曼蒂克地，而是很严肃地进行的。总之，生活还是走上了轨道。

《译文》你每期都看到吧？我和人民文学订了合同，译一捷克讽刺小说《好兵帅克》<sup>①</sup>。明年，组织上还是批准了我三个月的创作假，去一个农业合作社体验生活。

译你的东西使我和你最近那种新的情感接近了不少。《生活在英雄中间》删掉了三篇（中宣部的意思），上月交了卷，如今在补译《黄文元同志》（《中国文学》英文季刊即发表）及《爱的故事》二篇。集子年初可以出版<sup>②</sup>。我译它们感到亲切，也感到不少提高。他们还约我以后译你的短篇集，等到时候再说吧。

我已迁入“作协”的宿舍，在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，工作在“作协”内，电话是54427。“作协”的“民盟”区分部主任委员由陈白尘同志担任，我副之，因而工余会还是很不少。

从文去了趟上海，回来很愉快。三姐<sup>③</sup>病倒了。

总之，希望你满载而归。我是感到你的短篇有时写得似乎还未尽意。丁玲在文代大会上提到你的《黄文元》时，就指出写英雄本人

① 捷克讽刺作家哈谢克作。萧译于1956年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② 1952年萧乾把巴金所写的抗美援朝特写集《生活在英雄中间》译成英文，由外文出版社出版。

③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。

写得还不够。相信如用较长的篇幅可以补救的。但你的笔的确是感人的，证明朴实的力量远大于雕琢。敬礼

乾

11. 16

## 5.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

金：

信收到后，我即代你找《新华月报》第一号——托了许多人都没办法（听说今年“计划发行”后，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自己想补一本杂志《世界知识》也无办法）。我现已函托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储安平去设法。如果找到，他直接寄你——否则恐是真无办法了。郑效绚也缺那本，他是新华书店一朋友把自己的一册割爱的！

我仍在忙。最近，修改剧本和杂志筹备工作冲突了。你的短篇写得如何？文学出版社不久即出版你的《家》了。我参加了这个杂志工作，才深深觉得去年你拒绝负担那个责任是正确的。我这个人考虑问题还是不客观，不踏实，什么都凭一股蛮劲热劲，只求热闹，而不够从事情本身设想。

今天既然搞起翻译，在这方面怕也免不了麻烦你。我们在几个月后，可能成为国外资料的汇源地，希望你对这个刊物予以支持。

我对“平明”<sup>①</sup>有一个建议：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方知他们对于社内有一种购书优待方法。“平明”以前那样赠法自然吃不消。它可否对它有关系的人按季通知书刊预告，可以预订，给点折扣，如此可以省得大家去书店排队抢购——时常是购不到，买到付款时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平明出版社。

又须排队。有些“平明”的书，我又不能不去排队买——在队伍中，感到书店与作家关系不如以前亲密了，没有了“……”时代你所理想的作家与书店间的超商业的友谊了，也即是冷酷了。不知你意如何？

颂好，问候

蕴珍<sup>①</sup>

乾

4.1

## 6.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

巴金：

很仓匆地告诉你：我调工作了，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（雪峰<sup>②</sup>去处），参加《世界文学》的编辑工作，你听了会奇怪吧！事情在你走了以后不久即提出来了，这边不放，争扣经月，昨天还是去报到了。你12月来北京时，也许碰头更方便了。我呢，也算在文艺上归了队。

你们去时，我正在忙——本说去送脸谱给少妹，也没送成。这次还见了些人。艾青告诉《人民中国》应当去访问你，好好写写你，认为你在朝鲜有非常丰富的收获。大家对你都抱了极大极大的希望，我希望你的解放后第一部大型成品早些问世。

托你向“平明”要的那本瞿白音译的书，你有便问问采臣<sup>③</sup>如何？还有《土地回老家》<sup>④</sup>已有了波、印尼、印地等六种译本。这书

① 巴金的已故妻子萧珊。

② 即冯雪峰。

③ 巴金的弟弟。

④ 萧乾的英文特写集，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。

我想买十册送给日本(他们正在译),有便请采臣一寄如何?

颂

好并候

蕴珍——友好的致敬

乾

11.20

## 7.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

巴金:

信和书都收到,谢谢。我想不应怪采臣什么。在“三反”时,我就想,我又不是“平明”的股东,对“平明”没什么贡献,是不应该向他要书的。因此,当时写信是请他代购,我想还是请他代购好些——我当时奇怪的是,他书也没寄,信也没复。后来知道他身体不好而且工作也一定很忙,我就又想自己不应这样麻烦他了。总之,请不要批评他,应该受批评的是我哩!

我写信给你的此时,是很兴奋的,因为从写《梦之谷》(1937年)以后,我第一次又尝味着创作的生活。《世界文学》要明春四、五月才出,雪峰已同意我以二、三个月——必要时再长些的时间,把帝国主义孤儿院的电影剧本写完(我急着要那本《艺术生活》也与此有关)。

最近十天,我都是在北京那个孤儿院中体验(天津、南京的都去过了),认识了一大堆小朋友,每个人都是本伤心史。十几年来,我一直想写出一本揭露帝国主义的书,这也是你知道的。但过去我只是从个人私怨的角度来写,因此,不可能把它的本质写出来,相反的,是琐碎伤感,似是恨又似是留恋。我这次是有很大的信心,把这个洋黄世仁写出来,把它作为“帝国主义”化身来写。这里严文

井,电影局,宗教事务处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。我希望我们再见面时,我能把它捧给你,望你批评它。自然,更希望它能拍成片子来教育那些对帝国主义仍有幻想的人。

你的短篇已寄出来了吗?希望此信到时,你已着手第二篇了。这次与李蕤长谈了两次——他决心脱离行政,回到创作来。我有点感觉,你不来北京的决定是有一定道理的——虽然我当时想,你在上海也未见逃得开。

敬礼

乾

12.7

## 8.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

金:

回去要忙了吧?

如你顺便看到那部 *Mark Twain*<sup>①</sup>,请问问要多少钱。“中原”来了两套,须八十——九十,我嫌太贵了。

另外一事向你报告:组织上调我脱产参加“高级干部整训”,共七十天。从今天开始(“作协”还有艾芜、董秋斯二位),学哲学,4月14日考试,这段时间一定很紧张,要读若干很艰深的理论书,但恐怕只有这样才学得好。我一定努力学好(幸而翻译大部分搞完了)。

颂好

乾

2.1

---

① 美国小说家马克·吐温。